

一、正史

《史记》

(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第一版)

孝公元年……楚自汉中 南有巴、黔中。

卷五,《秦本纪》第 202 页。

(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 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卷五,《秦本纪》第 213 页。

(昭襄王)三十年 蜀守若伐楚 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

卷五,《秦本纪》第 213 页。

(楚怀王)三十年……秦因留楚王 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卷四十,《楚世家》第 1728 页。

(顷襄王)二十二年 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卷四十,《楚世家》第 1735 页。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宋·裴驷集解:徐广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数世 家亦不訾。清 寡妇也 能守其业 用财自卫 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 名显天下 岂非以富邪?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 3260 页。

《汉书》

(汉 · 班固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62 年第一版)

武陵郡 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酉阳，唐 ·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酉水所出 东入湘。”

卷二十八，《地理志》第 1594—1595 页。

巴郡 秦置。属益州。唐 ·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左氏》巴子使韩服告楚。”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涪陵。莽曰巴亭。

卷二十八，《地理志》第 1603 页。

始楚威王时 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 略巴、黔中以西。唐 · 颜师古注 黔中 即今黔州是其地 本巴人也。

卷九十五，《西南夷传》第 3838 页。

《续汉书》

(晋 · 司马彪撰 梁 · 刘昭注补，中华书局校点本 ,1965 年第一版)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十二城 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酉阳。

卷二十二，《郡国》四 第 3484 页。

巴郡秦置。……十四城 户三十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一 口百八万六

千四十九。……涪陵出丹。梁·刘昭注引《巴记》曰：“灵帝分涪陵置永宁县。”《巴汉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从枳南入析丹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

卷二十三，《郡国》五第 3507 页。

《三国志》

（晋·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 年第一版）

（延熙十一年秋 涪陵属国民夷反 车骑将军邓芝往讨 皆破平之。

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第三第 898 页。

统子宏 字巨师 刚简有臧否 轻傲尚书令陈祗 为祗所抑 卒于涪陵太守。

卷三十七，《庞统传》第 956 页。

延熙六年 就迁为车骑将军 后假节。十一年 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 芝率军征讨 即梟其渠帅 百姓安堵。

卷四十五，《邓芝传》第 1072 页。

永安六年 蜀并于魏 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 时论惧其叛乱 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 又进攻西阳县 郡中震惧。……（牧 即率所领 晨夜进道 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

千余级 纯等散 五溪平。

卷六十,《钟离牧传》第 1394 页。

《晋书》

(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年第一版)

涪陵郡蜀置。统县五,户四千二百。

汉复 涪陵 汉平 汉葭 万宁

卷十四,《地理志》上第 437 页。

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

临沅 龙阳 汉寿 沅陵 黠阳 酉阳 鐔城 沅南 迁陵 舞阳

卷十五,《地理志》下第 456 页。

秦并天下 以为黔中郡 薄赋敛之 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賁 因谓之賁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 募賁人平定三秦 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 复同丰沛 不供赋税 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 丹漆之饶 俗性剽勇 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 诏乐府习之 今巴渝舞是也。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賁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

卷一二〇,《李特载记》第 3022 页。

涪陵人范长生率千家依青城山(罗)尚参军涪陵徐攀 求为汶山太守 欲要结长生等 与尚犄角 讨李流。尚不许 攀怨之 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

卷一二〇,《李流载记》第 3030 页。

《宋书》

(梁·沈约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3年第一版)

武陵太守,……领县十。户五千九百,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
……酉阳长,汉旧县。

卷三十七,《州郡志》第 1125—1126 页。

巴东公相,……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以涪陵县分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属国都尉,后为涪陵郡。

卷三十七,《州郡志》第 1120 页。

《南齐书》

(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2年第一版)

涪陵郡 汉平涪陵,汉玫〔三〕。

〔三〕……此“汉玫”非“汉葭”之讹,即“汉复”之讹。

卷十五,《州郡志》下第 276 页。

武陵陵 ……酉阳。

卷十五,《州郡志》下第 277 页。

建元元年十月 涪陵蜃民田健所住岩间 常留云气 有声响激

若龙吟 求之积岁 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 岩数里夜忽有双光 至明往 获古钟一枚 又有一器名淳于 蜃人以为神物奉祠之。

卷十八,《祥瑞志》第 362—363 页。

(萧疑)寻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时沈攸之责贖 伐荆州界内诸蛮 遂及五溪 禁断鱼盐。群蛮怒 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贖千万 头拟输五百万 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 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 于是蛮部大乱 抄掠平民 至郡城下 疑遣队主张英儿率将吏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 而娄侯惧 亦归附。疑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

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第 405—406 页。

蛮 种类繁多 言语不一 咸依山谷 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其武陵酉溪蛮田思飘寇钞 内史王文和讨之 引军深入 蛮自后断其粮。豫章王遣中兵参军庄明五百人将湘州镇兵合千人救之,思飘与文和拒战,中弩矢死,蛮众以城降。

卷五十八,《蛮传》第 1007 页。

蛮俗衣布徒跣 或椎髻 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冠贼焉。

卷五十八,《蛮传》第 1009 页。

《南史》

(唐·李延寿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 年第一版)

时沈攸之责贖 伐荆州界内诸蛮 遂及五溪。禁断鱼盐 群蛮怨

怒。西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贖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至郡城下，疑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亦归附。疑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余，蛮众乃安。

卷四十二，《豫章文献王疑传》第 1059 页。

《北史》

（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年第一版）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隳落尤甚。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其后，巴西人譙淹煽动群蛮以附梁，蛮帅向镇侯、向白虎等应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乌度、田唐等抄断江路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诏田弘、贺若敦、潘招、李迁哲等讨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蛮叛州军讨定之。寻而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杀开府杨长华，遂相率作乱。前后遣开府元契、赵刚等总兵出讨虽颇翦其族类而元恶未除。

天和元年诏开府陆腾督王亮、司马裔等讨之腾水陆俱进次于汤口，先遣喻之。而令贤方增浚城池，严设扞御，遣其长子西黎、次子南王领其支属，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其

声援。令贤率其卒，固守水逻城。腾乃总集将帅谋进趣，咸欲先取水逻，然后经略江南。腾言于众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外托沔阳辅车之援，兼复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后游军水逻，此制胜之计也。”众皆然之。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党奔散，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众一千户。遂简募骁勇，数道分攻水逻。路经石壁城，险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缘梯而上，蛮蜚以为峭绝，非兵众所行。腾被甲先登，众军继进，备经危阻，累日乃得旧路。且腾先任隆州总管，雅知其路，蛮帅冉伯梨、冉安西与令贤有隙。腾乃招诱伯梨等，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伯梨等悦，遂为向导。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亦是险要，令贤使其兄龙真据之。腾又密告龙真云：“若平水逻，使其代令贤处之。龙真大悦，遣其子诣腾。乃厚加礼接，赐以金帛。蛮贪利既深，仍请立效。乃谓腾曰：“欲翻所据城，恐人力寡少。”腾许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龙真力不能御，遂平石胜城。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令贤遁走，追而获之。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获蛮帅冉三公等。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蜚望见辄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

时向五子王据石墨城，令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平后，频遣喻之，而五子王犹不从命。腾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腾虑双城孤峭，攻未可拔，贼若委城遁散，又难追讨。乃令诸军周回立栅，遏其走路，贼乃大骇。于是纵兵击破之，擒五子王于石墨，获宝胜于双城，悉斩诸向首领，生擒万余口。信州旧居白帝，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八阵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又以巫县、信陵、秭归并筑城置防，以为襟带焉。

天和六年，蛮渠冉祖熏、冉龙骧又反，诏大将军赵闇讨平之。自此群蛮惧息，不复为寇。

卷九十五，《蛮传》第 3149—3154 页。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死，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毗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唯执楯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髻髯者，乃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旁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梁、益二州岁伐僚，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

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宣武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后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辅国将军范季旭与僚王赵清荆率众屯孝子谷，祉遣统军魏胡击走之。后梁宁朔将军姜白复拥夷僚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庆与之通谋，众屯于固门川，祉

遣征虏将军讨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僚和。后以元法僧代傅竖眼为益州。法僧在任贪残，僚遂反叛，勾引梁兵，围逼晋寿。朝廷忧之，以竖眼先得物情，复令乘传往抚。僚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

及元桓、元子真相继为梁州，并无德绩，诸僚苦之。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统僚二十万户。彼谓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僚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山南行台魏子建勉喻，即时散罢。自是僚诸头王，相率诣行台者相继，子建厚劳赉之。始欣见中国多事，又失彼心，虑获罪谴。时梁南梁州刺史阴子春煽惑边陲，始欣谋将南叛。始欣族子恺时为隆城镇将，密知之，严设逻候，遂擒梁使人，并封始欣诏书、铁券、刀剑、衣冠之属，表送行台。子建乃启以镇为南梁州，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梁州刺史傅竖眼仍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赂，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梁将萧玩，率众援接。时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遂大破玩军。及斩玩，以傅昱表为刺史。后元罗在梁州，为所陷，自此遂绝。

及周主文平梁、益之后，令在所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笼僚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抄断江路，陆腾又攻拔其三城。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僚反，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军次巴州，文表欲率众径进。军吏等曰：“此僚旅拒日久，部众甚强，讨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势。今若大军直进，不遣奇兵，恐併力于我，未可制胜。”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须别为进趣。若四面遣兵，则僚

降走路绝 理当相率以死拒战 如从一道 则吾得示威恩 分遣人以理晓谕 为恶者讨之 归善者抚之 善恶既分 易为经略。事有变通，奈何欲遵前辙也。”文表遂以此意 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僚 多与恒稜亲识 即以实报之。恒稜僚相与聚议 犹豫之间 文表军已至其界。僚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极险。俄有生僚酋帅数人来见文表曰：“我恐官军不识山川 请为向导。”文表谓之曰：“此路宽平，不须导引 卿但先去 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谓其众曰：“向者僚帅 谓吾从宽路而行 必当设伏险要。若从险路 出其不虑 僚众自离散矣。”于是勒兵从险道进 其有不通之处 即平之。乘高而望 果见其伏兵。僚既失计 争携妻子 退保险要。文表顿军大蓬山下 示祸福 遂相率来降。文表皆抚慰之 仍征其租税 无敢动者。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

建德初，李晖为蓬、梁州总管，诸僚亦望风从附。然其种滋蔓，保据岩壑 依山走险 若履平地 虽屡加兵 弗可穷讨。性又无知 殆同禽兽 诸夷之中 最难以道招怀者也。

卷九十五，《僚传》第 3154—3158 页。

《魏书》

（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第一版）

蛮之种类 盖盘瓠之后 其来自久。习俗叛服 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 依託险阻 部落滋蔓 布于数州 东连寿春 西通上洛 北接汝颖 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 不甚为患 至晋之末 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 诸蛮无所忌惮 故其族类 渐得北迁 陆浑以南 满于山谷 宛洛萧条 略为丘墟矣。

卷一百一，《蛮传》第 2245—2246 页。

又有冉氏、向氏者 陬落尤盛 余则大者万家 小者千户 更相崇僭 称王侯 屯据三峡 断遏水路 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卷一百一，《蛮传》第 2248 页。

僚者 盖南蛮之别种 处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 所在皆有。种类甚多 散居山谷 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 所生男女 难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 妇人阿夷、阿等之类 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 以居其上 名曰“干阑” 干阑大小 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 走避 求得一狗以谢其母 母得狗谢 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 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毗邻 指授相卖 被卖者号哭不服 逃窜避之 乃将买人捕逐 指若亡叛 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 即便服为贱隶 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 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 不识弓矢。用竹为簧 群聚鼓之 以为音节。能为细布 色至鲜净。大狗一头 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 尤尚淫祀。所杀之人 美鬢髯者必剥其面皮 笼之于竹 及燥 号之曰“鬼” 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 大口宽腹 名曰铜爨 既薄且轻 易于熟食。

建国中 李势在蜀 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 攻破郡县 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 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 力不能制 又蜀人东流 山险之地多空 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 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 岁岁伐僚以自裨润 公私颇藉为利。

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世宗遣尚书刑峦为梁益二州刺

史以镇之，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后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萧衍辅国将军范季旭与僚王赵清荆率众屯孝子谷，祉遣统军魏胡击走之。后萧衍宁朔将军姜白拥夷僚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庆与之通谋，众屯于固门川，祉遣征虏将军口口讨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僚和。后以元法僧代傅竖眼为益州，法僧在任贪残，僚遂反叛，勾引萧衍军围逼晋寿。朝廷忧之，以竖眼先得物情，复令乘传往抚。僚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及元恒、元子真相继为梁州，并无德绩，诸僚苦之。

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后以巴西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统僚二十万户，彼谓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于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僚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山南行台勉谕，即时散罢。自是僚诸头王相率诣行台者相继，子建厚劳费之。始欣见中国多事，又失彼心，虑获罪谴。时萧衍南梁州刺史阴子春煽惑边陲，始欣谋将南叛。始欣族子恺时为隆城镇将，密知之，严设逻候，遂擒萧衍使人并封始欣诏书、铁券、刀剑、衣冠之属，表送行台。子建乃启以镇为南梁州，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梁州刺史傅竖眼仍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赂，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杀灭之，据城南叛，萧衍将萧玩率众援接。时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遂大破玩军。及斩玩，以傅昱表为刺史。后元罗在梁州，为所陷，自此遂绝。

史臣曰：氏、羌、蛮、僚，风俗各异，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宁必有内忧，览之者不可不慎也。

卷一百一，《南蛮传》第 2248—2251 页。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 年第一版）

蛮者 盘瓠之后。族类蕃衍 散处江、淮之间 汝、豫之郡。凭险作梗 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 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 陋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 小者千户。更相崇树 僭称王侯 屯据三峡，断遏水路 荆、蜀行人 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 声教南被 诸蛮畏威 靡然向风矣。

大统五年，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以为南雍州刺史，仍世袭焉。十一年，蛮首梅勒特来贡其方物。寻而蛮帅田杜清及沔、汉诸蛮扰动，大将军杨忠击破之。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青和后遂反，攻围东梁州。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自号豫州伯。王雄、权景宣等前后讨平之。语在泉仲遵及景宣传。

魏废帝初，蛮酋樊舍举落内附，以为淮北三州诸军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谨等平江陵 诸蛮骚动 诏豆卢宁、蔡祐等讨破之。

魏恭帝二年，蛮酋宜民王田兴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继款附。以兴彦、季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 加季昌洛州刺史 赐爵石台县公。其后巴西人譙淹煽动群蛮，以附于梁。蛮帅向镇侯、向白彪等应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乌度、田都唐等抄断江路。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诏田弘、贺若敦、潘招、李迁哲讨破之。语在敦及迁哲、阳雄等传。

武成初 文州蛮叛 州选军讨定之。寻而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 杀开府杨长华 遂相率作乱。前后遣开府元契、赵刚等总兵出讨 虽颇翦其族类 而元恶未除。

天和元年 诏开府陆腾督王亮、司马裔等讨之。腾水陆俱进 次

于汤口，先遣喻之。而令贤方增浚城池，严设扞御。遣其长子西黎、次子南王领其支属，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其声援。令贤率其精卒，固守水逻城。腾乃总集将帅，谋其进趣。咸欲先取水逻，然后经略江南。腾言于众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外托涔阳辅车之援，兼复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尅，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后进军水逻。此制胜之计也。”众皆然之。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党奔散。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众一千户。遂简募骁勇，数道入攻水逻，路经石壁城。此城峻险，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缘梯而上。蛮蜒以为峭绝，非兵众所行。腾被甲先登，众军继进，备经危阻，累月乃得旧路。且腾先任隆州总管，雅知蛮帅冉伯梨、冉安西与令贤有隙。腾乃招诱伯梨等，结为父子，又多遗其金帛。伯梨等悦，遂为乡导。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亦是险要。令贤使兄子龙真据之。腾又密诱龙真云，若平水逻，使其代令贤处。龙真大悦，密遣其子诣腾。腾乃厚加礼接，赐以金帛。蛮贪利既深，仍请立効。乃谓腾曰：“欲翻所据城，恐人力寡少。”腾许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龙真力不能御，遂平石胜城。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虏获一万口。令贤遁走，追而获之，并将其子弟等皆斩之。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获蛮帅冉三公等。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蜚望见，辄大号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

时向五子王据石默城，令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平后，频遣喻之，而五子王犹不从命。腾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腾虑双城孤峭，攻未易拔。贼若委城奔散，又难追讨。乃令诸军周回立栅，遏其走路。贼乃大骇。于是纵兵击破之，擒五子王于石默，获宝胜于双城，悉斩诸向首领，生擒万余口。信州旧治白帝。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八阵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又以巫县、信陵、秭归并是峡中要险，于是筑城置防，以为襟带焉。